

漫遊雜記

漫遊雜記序

癸未之夏、獨嘯庵先生所撰漫遊雜記成矣、魯謹閱覽其書請梓之、先生乃曰、已矣、天下有一定之法、而無一定之病、危哉、圾圾乎、女將以有定之法待無定之病歟、魯應之曰、匪道弘人能弘人、人能弘道、斯人而斯道存、斯道而斯言出、斯言出而不朽則豈亦知來者之不可追乎、先生可、迺為之序曰、古人有言、云、古人之糟魄已矣、嗟嗟否歟、味哉、彼其言道、可謂盡矣、夫天地之廣、品類之夥、四民百伎之繁滋、有無有則、物待則以行、則待人以成、則成於一、從物於萬綜之謂之道、道之於物、小而無內、大而無外、有數存于不存、有機動于不動於是乎、文字之不可以形、言語之不可以傳固矣、故人之志道要先體其真要之有方、要不得方、毫髮千里、其真耗焉、其真既耗、古先之籍、百家之言、一無不救經引足者若夫得方、則芻蕘之言尚可擇焉、耳之聞、目之見、左右皆真、左右皆真而後、曰古曰今、渾然二而一、二而一而後、未始有法之可體也、亦未始不有法之可體也、此之謂道之真嗚呼、真乎難知、必也在向方之始焉矣、醫亦道之分也、乃方乃真、乃存於其人、知醫之有真、而從其難乎方者、即其人也、漫遊雜記、言方之書、而真之隨存景響、爰刊公世、世讀此書、眩真者必曰、是神其言耳、內省則疚、未足盡先生、惑方必曰、言方則是、醫豈必方、未足盡先生、學方不罔思真不危、微諸事實反求諸已、而後能知其方猶真、真猶方、方之與真不可岐而為二者、其庶幾耶、非耶

寶曆十三年癸未夏五月

門人北筑龜井魯道載謹撰

漫遊雜記卷之上

長門 永富鳳朝陽著

姪 松土藏道遠校

藤本幹隆昌訂

○凡欲學古醫道者、當先熟誦傷寒論、而後擇良師友事之、親試諸事實、若五年、若十年、沈研感刻不休、則自然圓熟也、而後取漢唐以下之醫書讀之、則其信妄良窳、猶懸明鏡而辨妍媸也、不然則雖讀盡億萬卷之書、要無益千術焉、唐明皇使畫士韓幹畫馬、先觀御府所藏畫馬、幹曰、不必觀也、陛下厩馬萬匹、皆臣之師也、又宋魯無疑、工畫草蟲年邁逾精羅大經、問其所有所傳乎、無疑笑曰、是豈有法之可傳哉、某日少時、籠草蟲而觀之、究晝夜不厭、又恐其神之不完也、復就草地問觀之、於是乎、始得其天、此二人之言、可以為學醫之元龜矣。

○何謂古醫道通本也、何謂通本、有病者于此、醫能望其色、聞其聲、問其症候、審其經脈、診脈、按腹、知是為某疾、而後能測其可大黃、可石膏、可人參、可附子、可大劑、可小劑以處方、乃其方約而中、古之術也、是故診候差失、則其病不愈、不可不精察也、不可不審鑒也、至其機會之微、斷毫髮於心手之間、則神遇妙契、不可言而論也、不可筆而傳也、唯在乎其人勤勉以得之已、近世稱古醫道者、率皆不學之徒、殊暗天地之理、所言所行、牽強附會、多矯柱過直、惡咽絕食之類矣、或曰、論症不論因、或曰、藥無寒熱、是豈古之義哉、嗚呼、聞之則彰彰、施之則潰潰、遂使世人謂古醫道有害於世、豈可不慨嘆乎。

○治療之道二端、曰持重、曰逐機、所謂持重者、病深則治一、非迂遠而過日也、所謂逐機者、證移則輒隨、非迷惑而轉方也、持重者常也、逐機者常也、逐機者變也、勿能逐機而失於持重焉、勿移持重而忽於逐機焉。

○今世學古醫道之徒、事師僅不過一二年、其中未有所得、飛翻歸

家鄉、偶遭遇順境、痊得痼疾數人、則振拔自豪、以為人無復我加矣、逐侮弄甘逐巴豆、誤治誤人、軀隨迤邐、則遽若老狗貓兒、垂首搖尾、乞憐於朝市之人、徒前集毒之藥裏、翻為養榮益氣之棲宅、何其無特操也。

○凡百技始於巧、終於拙、出於思、入於不思、故巧思極則神妙、神妙則自然、自然者不可以巧思得、不可以歲月到、不可離巧思而得、不可外歲月而到。

○夫學古醫道者、運思於傷寒論、以病者、為師、曲盡其變態、則萬病之状况、秩然於胸裏、夫然後、可以傲未萌治未病、今之醫者則不然、巧思不熟、規轍不定、病者至前、始摸索焉、不亦晚乎。

○從事於古醫道者、其人勢利不集於心、則亦未必多讀書、枕一傷寒論足矣。

○世醫動謂、傷寒論於外邪、天下無以尚焉、至千雜病、未必然、嗚呼卑卑哉、夫傷寒有萬病、萬病有傷寒、廻互參究、始可能治萬病、故傷寒之為書、極證之變化、以盡其治法、萬病自顛列其中、乃雖雜病亦豈有尚焉者乎、是以、學者苟能研究砥廣、一握驪珠於此中、則治術之大本自立、而千金外臺宋元遼明之瑣言家說、亦皆為我使用、猶正統一定、則九夷八蠻悉奉其正朔也。

○冷齋夜話曰、龍舒太平寺、有日者、能課、凡為市井尋常課、則莫不奇中、為達官權貴課、則皆無驗、成問其故、答曰、我無德量、見尋常人、則據術而言、無所綠篩見權貴人、則畏怖、往往置術之實、而務為綆詞、其無驗、要不足怖矣、噫、彼挾奇譎幻恠、欺世誣人者、尚能自知非如此、今世之醫、其心多不潔、而希其技之精妙、猶求向西見東也、豈非不自省之甚乎。

○扁鵲曰、越人能知可起者起之、夫諸不治之病、雖攻之百端、終無益、故余以能知死者與不治者、為醫流之第一義諦、能知死者、而後能知不死者、能知不治者、而後能知治者、醫之事畢矣。

○英雄隱于醫卜、固有故矣、夫醫卜者、無素封者之素封也、身非王侯而適如可以自行意焉矣、家苟無產業、有父母且老、則雖剛明俊傑之士、亦不得高臥養志也、故曰、不擇祿而仕、而較之夫出處進退必以其時者、判然有間矣、余觀常世聰辯之士、或老子講官、或困于舌耕、鬱鬱不樂者、無他不慮諸其初也。

○傷寒二三日、脈沈數、虛里如奔馬、或心下痞鞭者、後多為大患

○余年二十一往越前、見奧村翁、受吐方、翁年六十八、曰我二十而為醫、知有子和氏、而試汗吐下、技拙人不信、欲已三、不能已、年迨六十、始見允於越南北人、今又八年、吾子千里來見、我事畢矣、竹林生華、翌年必枯、我得吾子、猶竹林生華、我死期不遠矣、嗚呼、可謂窮而益堅、老而益壯也、余歸自越前、採瓜帶於四方、悉不中用、唯越前所產、可供吐方耳、翁而生其地、豈天歟。

○凡醫生無師授憲章之事、親試病者多年、自然善治術者、往往有之、較之夫徒守師法不經事之徒、則不可同日而論也。

○後藤良山、幼而寒窶、慨然歎曰、我為儒乎、難上伊仁齋、我為僧乎、難兄隱元、無已則醫乎、無豪傑逸才之先著鞭者、乃謀其親舊、贄青錢一貫文、執謁於名護屋玄醫、玄醫以其贄薄不合家規、不見良山激憤填膺將出門、罵曰、玄醫鼠輩不知人、乃自奮死力勤勉、逐為古醫道之開祖矣。

○輟耕錄曰、宋李参政相公鉉翁、於杭將求容貌才藝兼全之妾、經旬餘未有愜意、忽有以一奚婢至、姿色固美、問其藝則曰、能溫酒、左右皆失笑、公漫爾留試之、及執事初甚熱、次略寒、三次微溫、公方飲、已而每日并如初之第三次、公喜遂納焉、後公攜入京、終公之身、未嘗有過不及之時、公死囊橐皆為所有、因而巨富、人稱曰奚娘子者、是也、吁、彼女流賤隸耳、一事精到、便能動人、亦其專心壹志之所致、余竊悲、吾人從事於古醫道、不能研精於經脈藥石之事者、無他、分志於勢利之途也、較之奚

娘子專壹心志於一温酒以致巨富、迥乎有問矣。

○奧村翁曰、癩癩服吐方痊、余西歸之後、試之不啻數十人、僅愈一二人、醫生之妄誕雖耆宿如此。

○凡病勢緩者、死生易審、勞瘵膈噎鼓脹之類是也、病勢急者、死生難預、傷寒麻疹痘瘡之類是也、醫人須勤瘁感刻明診候之機。

○喘息輕症暨將發者、吐之後吐之後、灸藥隨宜、則可治、但腹氣不堅實、慎不可吐、香川氏藥選有服蛞蝓方、余試之往往有效。

○山東洋嘗治河漏停滿者、益進河漏以吐之、是當吐方未講之時、其胸間已有吐方。

○傷寒論曰、嘔家不可用建中湯、山東洋以建中湯治嘔、蓋懸斷其人別無一方可進也。

○癩癩不治固矣、但男子情慾未發者、女子天癸未至者、灸藥得所、十可治四五至至其受之於母胎者、則決不治矣。

○乳岩不治、自古然、而和蘭書中有言、曰、其初發如梅核之時、以快刀割之、後從金瘡之法治之、斯言有味、雖余未試之、書以告後人。

○天民並河氏曰、本草毒草部、可熟讀。

○凡學道之人、其中既有得、則心通百技之會、故對絕藝之人、則雖琴棋歌倡之末、亦隱然畏之矣、承蜩操舟、旨矣哉、蒙叟之言。

○或有言、容水於瓶、微則其鳴淅瀝、半則囂然、滿則悶乎無聲、凡才德技藝之士、學未熟、則多言強聒、自視甚高、涵養既極、則神閒意定、湛乎若空。

○身處四民之外、或可貴、或可賤、上陪王侯、不為榮、下伍乞兒、不為辱、可優游以卒歲者、唯吾技為然、而自非有確乎不拔之操、

難矣、其不為油滑佞諛之人。

○家猪膽通壅滯、療逆氣、功不讓熊膽、熊膽多疑似物、非精於鑑賞者不能辨也。

○朝鮮人參、潤枯渴、下虛逆、其他功用過諸藥、近世主張古醫道者、妄謂、朝鮮參、制焙之餘、其力不及芳芷之產、可謂冤矣、至夫補益延年之說、則今古之腐套、鼠輩之口實不足掛諸齒牙也。

○和蘭人試肺癰疑似者法、貯水於器皿中、使病者唾其中、膿沈唾浮、有膿者為肺癰。

○諸淋病、便道壅塞、小便一滴不通者、灸陰莖頭中央、與陰莖根極處正中、各七壯、有奇効。

○和蘭人能審癰疽之別、癰為易治、疽為難治、今世人以癰為大甚危篤之病者、不知其分也、夫癰者濕、疽者乾、癰者張、疽者陷、癰者紅潤、疽者紫黑、余受其法、徵之事實、果然無差矣。

○吾醫方之書、除傷寒論之外、不詐偽妄誕者、千古郁稀、非明眼之士、則不能辨其端的也、予覽艮山子之病因考、絕無矯飾之言、可謂人豪矣、至香川秀庵、才學動為障、牽弦附會不少、其人與著書、下艮山一等。

○凡腫物以指按之有氣築築者不治也。

○癩病古称天刑、其難治可知矣、然慎喜怒、遠房室、蔬食采羹、則可掩醜終身者、十中有三四、黑白癩、暨手指指梢、拘攣股削者、為難治、眉髮墨落、而身或隱起、或腫脹、或如赤醉、或斑點如楊梅瘡者、皆施治方可也。

○中河豚毒者、少覺懊懣、須直探吐、急服藍汁一盞、若人糞少許、若瓜蒂末一錢、須與吐盡、則十治八九。

○筑前柏浦南北、其民小有傷、時煮鯨油塗之、若感外來之邪氣、則毒氣俄發、卒厥而死者、年年相望、至其暴急者、雖以大陷胸丸備急圓之類、亦難救之、蓋瘧病之一種、而後世所謂破傷風者也。

○今世患黴毒者、多兼氣疾、故處方亦不兼療氣之藥、則毒氣凝而難散。

○痿躄初發、其人無黴毒暨瘀血之諸症而其心下痞鞭弦急者、多是氣疾也、須用吐法後長服泻心之方。

○勞瘵不可治、似勞瘵者可治、膈噎不可治、似膈噎者可治、世醫動謂、治勞瘵膈噎、蓋似者也。

○奔豚氣未必用奔豚湯。

○瘧病須以常山吐之、大法以五發為期、寒少熱多者不宜常山、可服紫陽花末一錢也、服備急圓一分亦可也。

○吐血因酒發者易治、因氣發者難治、一發尚可也、再發多死。

○吐血後見腫者危矣。

○產後三五日、惡露不下、腹滿不減者、須急下之、數日後為瘕難治。

○山東洋能運用三承氣、對檢之傷寒論、馳驅不差範、真二千年來一人。

○山東洋聞其門下醫生無故轉處方、則嘲曰、醫自轉。

○凡百技、造其極地、則意思必入毫髮、機緘之所存、難為耳食吠聲之徒說、必也待受而不疑者、而後傳之已、五雜俎載、金陵人、有拾鈔於道者、歸而視之、荷葉也、棄之門外逡巡、一荷擔者、俛而拾焉、故鈔也、嗚呼、不以古道為荷葉者幾稀。

○奧村翁年過六十、其技大行于越南北、人々相爭招致而富室勢貴邀之則不肯即往貧民氓村夫請之、則一言即到、其意蓋在乎矯世医趨勢利者也。

○余嘗問山東洋曰、吾事君三年、技不進、何故、山子曰、吾子須多讀古書、與古人晤言、以蕩除胸間之污穢、余當時汎然聞之、未甚得其意、爾後十餘年、周游海內、以試斯技、始知榮辱悲歡之心、妨診候處療之機、因意、先輩任誕橫逸、不屑世紛者、蓋有故、今錄其三四。

○中古有隱士德本者、甲斐人也、常驅使峻劇之藥、未嘗誤人、頸拭一囊、周流諸州應病者、賣藥取價、每貼十八錢、台廟有病、徵治得痊、乃亦乞定價於政府而去。

○又有有馬丹山者、洛醫之巨擘也、嘗應福井候之召、至越前、候病劇、諸醫束手、丹山既診、出就客位、開藥籠、匙白末如雪者、沈吟良久、忽曰殺之耳、諸大夫在座者、退而窃議曰、彼言狂妄、其藥不可進、一老臣曰、候病殆危、彼乃陷之死地而後生者乎、不然何其沈吟之久、衆皆服之、遂進其藥、不日其疾果愈、丹山將歸、游三國倡家一殊色、欲取去為侍婢妓曰、倡家有法、無購身錢則不能丹山曰、本自有意迺啓福井候取償云。

○又洛醫村上東川者、療安藝侯沈痾、有功、候喜甚、迨川將東歸、乃謂曰、積年之患、一旦除矣、將何以謝德、川曰、鄙人無他嗜好、唯臺下前庭巨石、奇峻可愛、願得賜之、侯曰、諾、其石大殆數圍、乃命役夫數百人、拖拽隨其後、行至播州、漸生厭心、乃棄之海濱而去。

○又小倉侯醫員、有西一鷗者、技超出時輩、性卓舉輕人、豐邑長某、有危篤之病、請一鷗、家兒迎曰、貴客幸辱臨、寒鄉僻陋、無物可羞、鷗曰、吾嗜雞羹、田家多雞、幸供、其他勿以、既而診病者、謂曰、無他故、少問、室內躁擾親故悲咽、家兒出曰、病者已死、客幸歸、鷗色不動曰、不審平生脈、以故診誠誤已、

整衣將出、顧家兒曰、向所請雞、已殺、爾家無所用、請卑我、其或不為權貴屈、或不為順逆拘、往往如此。

○半產後、敗血不下者、慘毒尤甚、數日後、心下鞭滯如石為難治、須先其時下之、宜鷄鳴紫圓。

○療癰服瀉心湯、兼服再造散可也、灸肩井膏肓曲池身柱數十壯。

○香川氏曰、溫泉不熱者、無益于病者、可謂夏蟲之見矣、藝州佐伯郡有泉、曰水內、治腰脚不隨者、有奇効、其泉頗冷、秋冬難浴。

○狂犬毒、隔日發者、大概不治、凡覺中犬毒、須先其時煎服番木鱉子一錢甘草二分以發之、後右方中加大黃下盡宿毒。

○氣疾為痿躄者、其陰莖多先消縮、及其將愈、其陰莖先暢動。

○五雜駁載、松滋令姜愚、忽病不識字、又有人得病視物皆曲、弓弦界尺之類、視皆如鉤、蓋氣疾也。

○傷寒論瘧涇喝條載、病身熱足寒、頸項強急、惡寒頭熱、面赤、目脈赤、獨頭面搖、卒口噤、背反張者、瘧病也、蓋與今所謂卒癩全相似、而徵之事實則斷然自別也。

○亡血虛家及氣疾家、其火易逆者、不可過用發汗之劑、一轉為勞。

○黴毒受于母胎者甚難治、假令一旦得痊、後必復發、為人父母者、豈可不思諸交精之初乎。

○傷寒論、簡易的切、無論為醫流之正典、活人之鴻局、而為王叔和所壞裂、踏駁瞽亂非一、非深造超詣之士、不能明辨焉、傷寒例及脈法、皆成王叔和之手、不可不精察矣。

○因幡侯有疾、徵洛醫飯田玄仙、使者造請、玄仙出對、可其請、乃入室中、執質錢貼數十枚來曰、我好衣服悉典盡、使者幸信之、

其氣宇恢廓、不屑陋窮、如此、他日醫名振天下、有以矣、當世醫、務美衣服、如賤倡濫婦、染污為俗、非一日、有志之士可愧死矣。

○村上東川療人誤、機用則廢治療數日、出宿妓院、有人促歸、則掉頭目、我悔恨未除、診候難詳、恐重誤人、不肯歸。

○奧村翁躬有微恙則不診人、曰、我心不了了、診察不得審。

○我邦三都之俗、儂巧習於俯仰、視四方人以為素樸可笑、百虛一實、左右賣人延及醫流、醜態百端、盛輿徒、美衣服、佞給遷就、苟且求售、曾不為極思於藥石脈之事、四方之子弟、負笈遊學者、不知不識、化其俗、以為粧點不如此、則難為醫、及其歸家、自為油滑佞諛之人、於是乎、不良不美之俗、靡然布于海內矣、吾技之衰可勝歎哉。

○長門村夫家、世傳小冊子、余偶宿其家、閱之、其書中、有苦瓠穰吐食傷之方、余試數人、悉有效、於是乎、無瓜蒂、則代用之、爾後讀千金方、有苦瓠穰圓方、可知、我邦中古講漢唐之古方書、其流風遺言、猶存於邊裔也。

○近世唱古醫道者、動謂、諸瘡痼疾、未必事禁忌、唯在乎驅除毒氣耳、嗚呼危哉、余少小患黴毒、長服再造散、得愈、後食餅猪鴨雁飲酒復發者三次、是余親以身試者、豈可不戒乎。

○凡服峻攻之藥者、不遠房室則腹氣易竭、血脈易亂、難得効也。

○山東洋之於三承氣、奧村子之於吐方、皆數十年枯髯嘔血之所得、今世粗工俗手、遠然試之、傷人者不尠矣、遂歸咎於古醫道、甚矣哉、其害道也。

○南部服子之於師、雪山道人之於書、芭蕉翁之於諧歌、皆一世之逸品、研精刻意、涵泳之久、遂出巧思之蹊逕、人於神妙之區域、雖小枝亦豈容易乎哉、吾人從事於古醫道、精勤十數年、終不能到于絕倫之地者、無他、榮辱非譽之情、動於中也、余每詠服子之詩、對道

人之書、踊蕉翁之諧歌、未嘗不赧汗浹背矣。

○長崎有一女子、曰龜娘、其父業鑄香爐、無男子、傳法龜娘、竝有絕巧之名、龜娘為人、豪放使酒、當與丈夫游、其家單乏、然未肯急急於治生也、偶有好事者、預納數十金、請之、則先買酒肴、招隣里酣飲數日、而後、就工、長崎總管、嘗承執政之意使制爐、過半餘載、漫爾不為、總管任將滿、乃使鄉吏促之、期裁而成、猶未肯進、鄉吏權遣卒數人、守其家、以督責之、龜娘不銜銖來意、豪放益甚、一日置其所作於案上、踞一牀、持大管、吹烟熱視數刻、風致不愜意、携來一大斧、一喝打碎、迨總管東上、香爐意不隨矣、嗚呼達藝之人、不可以勢位奪其守、如此矣、與夫萬物之多、唯蝸翼之視者、混然無間矣、吾人從事於古醫道、而奔趨名利之途、汲汲乎求售、其操行不知賤女子、豈不悲乎。

○和蘭之醫、善汗吐下、寶曆壬午春、余西游到長崎、就譯師吉雄氏得聞彼醫法、其治術、峻劇纖巧、難遽用於邦人、然而至汗吐下之機用、則一一與吾古醫道符矣、夫中華聖人之邦、失其道二千年、特於蠻貊得之者、不亦異乎、且其國不禁解人屍、其民亦不屑屠腸絕筋之慘、是以、人病死、其病源不明、則剗剝視之、以為後圖者、數千年于今、其書鬱然存焉、有志之士、考證玩索、可以獎助志業矣。

○艮山子謂、百年以來、游情之人、腹裡結癥瘕、余微之部邑市朝之人、比比皆然、蓋太平日久、民庶藩息、金錢虛耗、奢侈日盛、則知巧民、不免病氣勢也、醫人施治之日、從這處下工夫、則大有裨盛矣。

○凡百技有知之者、有得之者、知之者不若得之者、而知之易、得之難、夫得之者不為順逆拘、不為龍辱奪、不為毀譽移、不為貧富阻、夫然後謂之真得、茫茫宇宙、鮮矣哉、得之之人。

○和華古今儒流、譚及吾技者、不為少矣、夫未試之事實而言者、率皆不空濶迂僻、則虛誕詐偽、何知其機緘之所存、適足以見腐臭之態矣。

○傷寒論曰、太陽病不解、熱結膀胱、其人如狂、血自下、下者愈、其外不解者、尚未可攻、當先解外、外解已、但小腹急結者、乃可攻之、宜桃核承氣湯、按疫中、或有因氣逆血下者、或有下之甚早、虛氣上衝、血下者、其證候粗相類、但小腹急結為異、若以桃核承氣攻之、則其害益甚、醫詳其證候、可無誤治。

○大原村一婦戴薪過落下、顏色忽若有所苦者、俄坐道側、自舉一子、手親洗拭、入其榜家、乞冷水一盞、喫之而去、行路觀者、詫異傳語、可見勞働形軀者、無難產也、因想、巨室富豪之婦、侍婢穩婆、達左右、圍前後、重茵而坐、撰粒而食、肩不舉、步不搖、心常懷恐懼、是以、往往取大患也、豈可不鑑乎。

○瘧病之輕證有手足拘攣癱瘓而帶表證者、先宜以葛根湯之類發汗、表證既去仍拘攣癱瘓不差者、與大柴胡湯則愈。

○大黃黃連瀉心湯、半夏瀉心湯、生薑瀉心湯、甘草瀉心湯、其症候大同小異、仲景論其區別、周悉懇到、學者須徵之事實、審其機緘之所存。

○傳屍病、咳嗽潮熱、脈細數者、灸藥悉無益、五尺之童亦能知之、其或無潮熱、或脈不細數者、非超詣之士、難詳其治不治矣、至其或得之氣鬱、或得之瘀血、或得之黴毒者、則其症候全與傳屍相類、而得治而活者、十中有五六。

○勞瘵無咳無熱、脈不數、形軀枯燥、而聲啞者不治。

○黴毒家、長服土茯苓、津液乾燥者、火動而發咳、甚者卒厥、醫須慮諸其初。

○淋疾痔漏、因氣發者不為少、欲攻之、益療氣之藥可也。

○黴毒家、手足骨隱起者難治。

○有黃疸者、有似黃疸者、須辨。

○金匱要略、於胸勞心痛用附子桂枝者多、澆薄之世、人民點而多思慮、以鬱蒸氣火、可芩連者多、可桂附者少、醫詳其證候可無誤治。

○五十已上、病偏枯之人、四肢不如意、語言蹇澁、常流涎者、其腹候堅實而大便秘者、可與大黃黃連瀉心湯、以參連湯亦可也、凡病斯症、機轉如木偶人、則可為既愈、其全復者其鮮矣。

○鼓脹多得之於天、蓋受體之初、胎穢結為癖、潛在腹裏壯年後、勞働心志、修養失其宜、則因發為鼓脹、故父子兄弟連發、亦往往有之。

○產後血氣易涸尋勞傷精神、則因舌乾泄利、發咳為勞、又新產之時、惡露不全下、凝結上衝、舌傷泄利、發熱發咳為勞。

○劫人於山野、養其口腹者、謂之賊、而其殺人通計之於生涯、雖其多者、亦不過五十人若百人、方今之醫、術拙而幸行於時、不知不識狀人、通計之日日三五人者、蓋不為少、生涯則不知其幾千人、其心雖固不出於害人、至使某死乎非命則一也、無乃隱惡甚於夫賊耶、嗚呼仁之術果奚在、學醫者如之何、其可不畏且勉乎。

○醫雖才氣秀出於人者、試治方於危篤之病、不過千人、則知見不明、得處難諦。

○村宗碩嘗至一豪家、主人病篤、醫生親戚來集者頗多、議論紛涌、移時不決、宗碩颺言曰、驅除滿室之鼠醫而後處方始定耳。

○赤關一醫生病疫、惡寒發熱、頸項強、頭痛如割、脈洪數、心下痞塞、請余、余曰、是疫兼氣、數日之後、大便難通、須先吐、醫生心不服、於葛根湯主加枳實五分、日服五貼、汗出如流、不解、脈數、痞塞愈甚、完穀不下、日夜煩躁、不能睡、余曰、脈數、痞塞益甚、大便不通、經數日雖以大承氣湯、無益、今雖尿不定、須先其時下之、醫生可、迺作大承氣湯與之、醫生以為、余言如此、恐難起、呼親故、屬後事、苦重萬端、氣鬱結、故經數刻、藥氣不行、醫生心又以為、雖行大承氣湯便不下、病危甚、以茶盞、服新汲水五盞、卒然而厥、

家人狂躁、頻來呼余、余方食、吐飯行、既到其家、則厥已復、醫生先到者、三四輩、圍繞而坐、醫生視余心寫、承氣湯與、新汲水並行、大便下三行、最後見血少許、醫生病數日、視聽不正、以少許為許多、又以為、血下如此、決不得起、恐懼發狂、他醫生皆以為、疫毒轉入裏、余曰、疫已解、狂自狂而已、雖狂依疫發、易為也、勿驚、待數日之後、腹氣復、津液調、治之可也、而榜議紛紛不止、別延一醫生來、生曰是非疫、狂也、以大劑白虎湯、則一擲可治、加石膏十二錢進之、余曰、腹候未復、攻之過峻則恐變生、請待三五日進、一醫生心不服、余辞去、其翌黎明、急來叩門、曰、服白虎湯二貼、卒厥而絕、請來急診、余直到診、則四肢冷厥、機轉悉絕、只心下一寸有微暖、一塊逼鳩尾、他醫生先到者、執熊膽灌之數次益不可、余曰、是九臟失位置、開闔將絕、不甚熊膽之慘苦乃以手摩塊、氣息微宛宛、迺煎朝鮮人參五分、灌之、頃刻甦、再作人參湯進二貼、每貼參五分、日暮省人事、數十日全愈。

○有一婦人、每年一產、悉不育、或死于母胎、或產畢死、乞治於余、余按其腹、有巨塊、中脘筑筑、乃與瀉心之方、寬其中、每月二次、灸七八愈、及十八九愈五十壯、嚴制房事、日助薪炊、如是十月、臨產腹痛一日、無他故、但新產兒、而色青黃、呱呱不發、乃急取大黃甘草黃連三味下黑便一日夜、而色變赤、啼聲徹四壁、後遂為好男兒矣。

○佐嘉侯家臣某、年二十五、左臂痹、諸醫莫知其故、經三年不愈、迺往于長崎、就外科某、以和蘭法療之、亦不愈、余偶西游到長崎、某者來乞治、余望其容姿、輕健如常、而徐察之、則其面過赤、其脈洪數、其腹堅滿、大便秘結、舌乾氣促、喜怒無常、好淨潔、陰雨暮夜安靜、而晴日晝間暴熱、躁煩而渴、余以瓜蒂散一發、吐膠痰升許、臭穢物升餘、吐了取大黃黃連黃芩三味下之、峻瀉六七行、至晡時昏眩、乃進糜粥養之、熟睡一夜、其翌診之、則脈數腹滿大減、迺作黃連白虎湯進之、兼用濕漆丸、居三十日、病減半、先余歸、後六十日、余亦東歸、道於佐嘉、宿其者家、再診之、病漸除其七八、而左臂未全快、作一百日劑而去矣。

○長門府一男子、患下疳修治不順、如愈、如不愈、作再經數月、秋間浴溫泉二十日、毒氣大發、骨節如刺、偏身腫脹、不能起作、邊遽而還家、過十餘旬、經三醫師之手、不治、其兄在赤關、就余謀、於是、舟揖一日、往問其疾、男子不出一室百餘日、脈數氣促、夜夜不睡、目光熒然、常懷悲愁、髮亂面腫、潰爛如桃花新發、診其腹脈、則膿汁塗手、迺作再造散六十錢、三黃湯二十貼、與之曰、後十日間、須服盡、十日後、一力來乞藥、且曰、穢物下日六七行、又經十日、往再診、病形半退、寤寐安、謂余曰、今茲七月十六日為亡父大祥忌、期已不遠、得躬自辨供養之事、非分之幸也、速治之術亦有之乎、余曰、有、迺作五寶丹如法、服之二劑、得愈、既而至祭期拜僧對賓、陳佛餉供香火、一一無缺、事峻延余喜甚、余曰、吾子勿太甚悅、五寶丹、可散毒、不可盡毒、今之得愈、非全愈也、散耳、偏身猶尚多毒、不日而再發、不信、修養有間、居三十日、果然再發、於是、遽服前方、從秋至冬、連延越春夏、漸得尅平、而瘡根堅凝者未散、余曰、是餘毒未盡也、宜益服前方、服又一年、凡三十餘月而全愈、嗚呼、濕浸潤之毒、難急除、如此。

○一男子患氣疾、左右脈洪數、心下痞堅、大便燥結、寤寐不安、語言失理、稱帝、余以三聖散、吐之二回、與參連白虎湯二十餘日而全愈。

○有一男兒、病時疫、經汗下十餘日、諸疾不減、譫語如見鬼狀、時時直視摸牀、不食一日厥逆而脈伏、諸醫束手、其戚族某、狂走而來、請余、余到診、則瞑目閉口機轉悉絕、唯心下有暖氣、一塊橫斷上下、乃取熊膽二分、以小刀開牙關灌入、頃刻而蘇息、迺作小柴胡湯進之、語言既出、仍未省人事、其明又與熊膽暨小柴胡湯如前、如是七日、病徐徐而退、日啖薄粥一大碗、經數日得愈、斯兒病、非重困危篤之症、諸醫不知其少腹裏小有痼癖使邪氣不發舒、徒攻以致卒暴之變也。

○一農夫侵暑耕、卒熱衄血一日夜、昏眩不能起、家人急來請余、血益迸出、冷汗如灌、虛里如奔馬、脈如怒濤、迺侵杉原紙三枚於冷水、以盡其百會、貯烈火於熨斗中、自濕紙上熨之三五次、血止不出、熱

暈眩若發不能食飲、於是、作大黃黃連瀉心湯日服三貼、經七日、兩脛大腫、與瀉心湯自若、三十日而全愈。

○阿波賣人、泊舶於尾道、食章魚中毒、累日不解、經二旬、到赤間關、易醫三、病勢益劇甚、命在旦夕、客舍主人某、造余處請治、余到診、滿腔如盛石、自心下至少腹、絞痛不可觸、藥食并吐、不留些子、其脈緊數、唇舌焦黑、余呼主人問曰、斯人平生有苦積塊乎、曰有、余曰、是滯食激發積痛也、先下其滯食、隨調其積痛、則猶或可解、唯連延經數日耳、迺作大劑大承氣湯、下之數十行、腹脹悉除、絞痛益劇、當其心下有一巨塊、如活動者狀、於是、與附子粳米湯、調之三日、腹痛減半、舌苔皆去、日啖薄粥二盞與粳米湯一百日、漸漸得愈、舶主之滯食、不吐以瓜蒂者、慮其聲氣有不堪瓜蒂之毒也、既下後、不進以芩連者、知腹氣竭之、以苦寒、則痛益後激也。

○余小少多客氣、施治方於不治之病、取凶暴之名不少、今錄其一二。

○廣陵一女子、病咳、晡時潮熱、淡紅上顴、肌肉脫落、脈數氣急而食飲不減平生、千里需醫、乞治先師、時余適歸自越前、勸先師吐之、快吐數升、安寢一夜、諸疾悉去、三日而死。

○又有一男子、病噎、年紀五十餘、食飲一切不通、日飲醇酒三四盞、容姿枯燥、但坐吐白沫、精彩瑩徹、夜夜不睡、余與三聖散、快吐數刻、吐後一日、食飲復常、晝間忽然而殞。

○又有一女子、病鼓脹、腹皮光瑩射人、盡力推之、空洞無物、大小便不利、飲啖頗健、余調三聖散一錢於蠶汁進、吐穢物數升、又以雙紫圓三分、下之數十行、其明大便泄利、小便斷不下、腹脹減不足言、不日如故、經數旬而死。

○又長門一鄉胥、病喘數年、身體枯燥、腹皮迫急、氣息奄奄、語言蹇澁、余調二仙散五分於蠶汁進之、飲之一口、至吭不下、不吐、手足厥冷、額上生汗、脈絕欲死、急與麝香末三分、徐徐得解。

○又有、一賈墜、脈證類鄉胥之病、唯腹氣頗堅實、以二仙散一錢、和

白湯進之、襲被褥取汗、余坐枕上、時時進白湯、以雞翎探之、自旦至夕不吐勺飲、日暮啖薄粥三碗、氣韻如常、余羞赧而歸。

○有一女子、疫後數日、困悶不能食、眼睛不和、懶動作、時時惡寒、如將再病者、按其腹、當心下、有蓄水、連胸腹苦滿、其脈沈遲而欲絕、迺與苦瓠穰貳分、吐之五次、湧黃水數升、其翌日氣宇豁然、啖復故。

○有一歌妓、患腫毒、左肘腫起、如傅饅頭、偏身肉脫、脈數氣急、一與傅屍符、審問其病狀、比年來、骨折疼痛、腰背冷、月事不下、盡得之黴毒雍於經脈、乾血攻中也、迺與濕漆丸壹錢十餘日、大便下臭穢物、偏身發紫疹、陰門突出、痒痛不可堪、而脈數氣急減半、於是、作瀉心湯、與濕漆丸、併進三十日、覺肌膚生肉、咳嗽潮熱、徐徐而退、約二月許而愈。

○有兒五六歲、病天行痢、二日而發驚癇、直視攣急、身冷脈伏、醫將用三黃湯、余止之曰、癇以痢初頭發、其腹氣堅實、雖危不至死、今外症未解、而用三黃湯、則恐痢毒婉鬱、而延數十日、數十日後、腹氣虛竭、癇再發、則不可救、今日之政、唯須發散、乃以葛根湯發之、兼少用熊膽、經五日而痢愈、癇不再發。

○有一婦人、經水五十餘而不斷、其至也、每月十四五日、血下三倍尋常之人、而黎黑、肌膚甲錯、暈眩日發四五次、不能數步、徹夜不眠、呻吟聲聞于四隣、其脈沈細、其腹空脹、心下暨肚腹、各有一塊、堅如石、蓋敗血凝結、震蕩鮮血也、余一診曰、腹力虛竭、積塊不可攻、與滋潤之方、觀其動靜而已、家有二子、懇請不已、乃作當歸建中湯、日服二貼、經五十餘日、無他異、唯覺暈眩僅減、又數日、其左足發毒腫、一日三五次、暴熱來去、家人驚請他醫、他醫診為氣疾、與三黃湯二日許、暈眩大發、卒厥欲死、於是、遑遽再請余、余曰、病不可攻、而攻、故有斯變、斯人斯病、除當歸建中湯、別無一方可進也、服建中湯數百日、身覺滋潤徐徐可艾炷、於是、再作建中湯與之、居半年、暈眩不發、日行數百步、血來減前、於是、灸脊際、日三四穴、漸增至五六穴、凡三十有七穴、每月輪次、終則

始、與建中湯、如是一年許、而血來減半、面目肌膚生津液、又經一年、徒步涉山河、能得遊後筑善導寺而還。

○有一贅婿、新婚後數月、病暈眩、隔日衄血、咳嗽潮熱、其脈弦數、家人悉謂虛勞、余一診曰、腹氣堅實、是決非虛勞也、審問其病因、平生嗜飲酒過衆、比年來、為舅姑制、絕盃酒、故致氣火鬱蒸、迺與大黃黃連瀉心湯、三十日而全愈。

漫遊雜記上 終